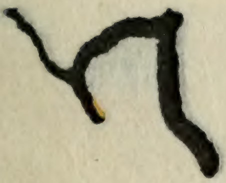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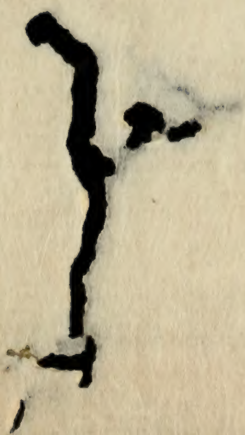
河西集 八

附錄
世系
年譜

廿八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三目錄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三

世系

金氏系出新羅敬順王諱溥初有王子食邑于蔚州後改蔚山遂爲州姓焉

始祖	一世	二世	三世
德摯	環	季輿	貺
鶴城府院君以下十二代譜牒失傳	三重大匡鶴城君	版圖判書	奉常大夫典工摠郎配慶州金氏鷄林府

院君得謙

女

四世

穩

入我朝原從回軍兩功臣中訓大夫密陽府使兼勸農兵馬團

五世

達源

中領司正配李氏判事春景女墓在長城縣西上峙

六世

義剛

司醞署直長同正配南陽洪氏墓在長城縣西回龍洞

七世

凡

從仕郎金溝訓導配稷山金氏石崇女世子左司經知孝孫

鍊使至正戊子九月二十九日生洪武庚申生員戊辰文科永樂癸巳八月十日卒享年六十六高麗辛

墓在長城縣西文章洞

禑十四年
我 太祖
領軍入威
化島公爲
給料官料
量平軍情
洽肰乙亥
受功臣號
除寗陽府
使居官數

載有慨肰

於時事退

歸田里不

復仕清白

嚴正一循

繩規名當

世後人稱

鶴川先生

建祠珍原

墓在楊州

配驪興閔氏嘉靖大夫漢城府尹亮女墓在長城縣北二面十應亭里

八世
齡
字仁老

九世
麟厚
字厚之郎

十世
從龍
配星州李

十一世
仲聰
慶基殿參

義陵參奉不仕成化甲午生嘉靖己酉十月己酉卒享年七十六先生撰墓誌宋新平純撰墓表配玉川

河西先生事實詳見年譜生子二從龍從虎

氏一齋先生恆女生子仲聰

從虎字季義自如察訪不就配南原晉氏璧女生子南重

奉配朴氏死節於丁酉倭亂旌閭旡后

南重字汝兼宣敎郎光國原從功臣配幸州奇氏高峰先

趙氏安陰
訓導勣女
成化丙申
生嘉靖辛
亥六月戊
午卒享年
七十六墓
在縣西願
堂洞

十二世

十三世

庚子二南
守南一

十四世

生大升女
死節於丁
酉倭亂旌
閭繼配咸
豐李氏水
使止道女
生子四亨
福亨祿亨
祐亨祉

十五世

一	二	三	四
亨福	昌夏	翼瑞	胄賢
生子二昌	生子三翼	武科備邊	唐津縣監
夏泰夏	瑞斗瑞時	郎生子五	生子三承
	瑞	胄賢繼賢	祖興祖應
		孝賢壽賢	祖
		復賢	繼賢
			生子二胤
			祖永祖庚
			子信祖
			孝賢

生子四尚
祖崇祖碩
祖纘祖
壽賢
繼子碩祖
復賢
生子三屋
祖喆祖聖
祖
斗瑞
震賢

生子四震
賢敬賢齊
賢武賢

生子三德
祖恪祖揚
祖
敬賢
生子二達
祖憲祖
齊賢
生子二希
祖烈祖庶
子彥祖

武賢
生子源祖
時瑞
俊賢
進士景陽
生子三基
察訪生子
祖喜祖命
二俊賢世
祖
賢
世賢
生子二元
祖復祖庶
子順祖

泰夏 天瑞 夢賢

生子四天 生子夢賢 生子敬祖

瑞地瑞元地瑞 命賢

瑞聖瑞 生子五命 生子二昌

賢後賢舉 祖繼祖

賢再賢相後賢

賢 生子二學

祖樂祖

舉賢

旡后

再賢

生子三榮

祖述祖翊

祖

相賢

生子三若

祖弼祖敏

祖

元瑞

達賢

生子達賢

生子二輝

祖奉祖

聖瑞
一賢

生子二一
生子壽祖

賢樂賢
樂賢

司憲府監

察生子四

式祖顧祖

晦祖文祖

亨祿

旡后

亨祐	贈司僕寺	正繼子器	夏						
器夏	厚陵參奉	贈承政院	左承旨生	子二羲瑞	禹瑞				
羲瑞	繼子纘賢		禹瑞	贈户曹參	判生子四	國賢纘賢	述賢昌賢		
纘賢	生子二敬	集敬立	國賢	生子二敬	五敬時	述賢	同知中樞	府事生子	三敬徹敬

亨祉
贈户曹佐
郎生子三
鳴夏器夏
大夏

鳴夏
生子二致
瑞奎瑞

致瑞
生子三宅
賢德賢泰
賢庶子承
賢

身敬躋
昌賢
生子二敬
華敬大
宅賢
生子二敬
緝敬熙
德賢
生子二敬
宰敬進

泰賢
生子敬和
奎瑞 厦賢
生子三厦 生子二敬
賢克賢得 直敬源
賢 克賢
繼子敬源
得賢
繼子敬身
大夏 台瑞 履賢

生子二台
瑞雲瑞

生子履賢
雲瑞
生子四式
賢直賢伯直賢
賢翼賢

生子儀祖
式賢
繼子淳祖
直賢
生子安祖
伯賢
生子二淳
祖履祖
翼賢
生子三翰

		十六世	承祖	生子三邦	德邦烈邦	吉			
		十七世	邦德	齊陵參奉	生子三直	休大休健大休	休庶子愼	休	
		十八世	直休	前郡守生	子章煥		生子三義	煥禮煥信	煥
祖瞻祖幸	祖	十九世	章煥	生子二堯	臣堯民	義煥	禮煥	信煥	

		健休	
	邦烈	益休	宅煥
	生子二益	進士 徽	生子堯欽
	休履休	陵參奉生	
		子宅煥	
興祖	邦高	履休	俊煥
生子邦高	繼子履休	生子三俊	生子堯文
		煥偉煥仁	偉煥
		煥	仁煥
應祖	邦吉	頥休	慶煥

繼子邦吉	生子頤休	生子慶煥	
胤祖	邦喆	敬休	暘煥
生子二邦	生子二敬	生子暘煥	
喆邦臣	休日休		
	邦臣	德休	
	生子二德	道休	
	休道休		
永祖	邦海	式休	弼煥
生子邦海	生子式休	生子弼煥	
尚祖	邦彧	廸休	喆煥

生子邦彧
生子二迪
生子三喆烈煥

休侃休
煥烈煥杰杰煥

煥

侃休

崇祖
邦珏
日休
聖煥

生子邦珏
繼子日休
生子聖煥

纘祖

生庶子邦

禧

碩祖
邦佑
至休

生子邦佑	生子至休		
垕祖	邦贊	寬休	
生子邦贊	生子二寬聲休		
	休聲休		
喆祖	邦燁	鳳休	甲煥
生子三邦	生子鳳休	生子甲煥	
燁邦毅邦	邦毅	志休	
選	生子志休		
	邦選	麒休	
	生子麒休		

聖祖	邦集	彥休	
生子邦集	生子彥休		
庶子邦銓			
德祖	邦彥	晩休	晳煥
繼子邦彥	生子二晩	生子三晳	龍煥
	休時休	煥龍煥中	中煥
		煥	
		時休	
恪祖	邦良	明休	吉煥
生子二邦	生子三明	生子吉煥	

良邦寧
休啓休章章休

休

邦寧
胤休

生子胤休

揚祖
邦老
啓休

生子邦老
繼子啓休

達祖
邦弼
泰休
鍾煥

生子邦弼
生子四泰
生子鍾煥

休命休樂命休
鼎煥

休甲休
生子鼎煥

樂休
奎煥

生子奎煥

憲祖
邦衡
甲休
再煥

生子邦衡
繼子甲休
生子二再直煥

煥直煥

希祖
邦鏞
達休

生子三邦
生子三達
基休

彥邦鏞邦
休基休致
致休

隣
休

邦隣
國休

生子五國　世休

休世休沃　沃休

休貞休懿　貞休

休　懿休

烈祖　邦赫　在休

生子四邦　生子三在　正休

赫邦礪邦　休玉休正

祿邦佐　休

邦礪　玉休　永煥

繼子玉休　生子永煥

庶子處休

邦佐

器休

生子二器允休

休允休

源祖

邦仁

吉休

生子三邦

生子二吉軾休

仁邦和邦

休軾休

應

邦和

成休

生子成休

邦應

基祖 邦楫 百休 膺煥
生子邦楫 生子百休 生子三膺 文煥
煥文煥達 達煥
煥
喜祖 邦祿 光休
繼子邦祿 生子光休
命祖 邦協 玟休
生子邦協 生子玟休
元祖 邦燮 振休
生子二邦 生子三振 洛休 喬煥

变邦翊　休洛休重　生子二喬載燠
休　燠載燠
重休
復祖　邦翊　觀休　奎燠
繼子邦翊　生子二觀　生子二奎箕燠
休寅休　燠箕燠
寅休
敬祖　邦稷　錫休　必燠
生子二邦　繼子錫休　生子必燠
稷邦岳㞋　邦岳

子二邦牧　生子錫休

邦駟

昌祖　邦益　文休　夢煥

生子邦益　生子二文　生子夢煥

休武休　武休

繼祖　邦耆

生子邦耆

學祖　邦玉

生子二邦　邦一

玉邦一

樂祖
生子邦敬

邦敬
生子二七
休箕休

七休
箕休

榮祖
生子二邦
澤邦興

邦澤
邦興

述祖
生子邦運

邦運

翊祖
生子邦憲

邦憲
生子元休

元休

若祖	邦說	得休	樂煥
生子二邦	繼子得休	生子樂煥	
說邦鎭	邦鎭		
	生子得休		
衡祖	邦尹	仁休	國煥
生子二邦	生子四仁	生子國煥	
聲邦尹	休義休禮	義休	
	休智休	智休	
敏祖	邦聲	禮休	
繼子邦聲	繼子禮休		

輝祖	邦行	尚休	
生子邦行	生子尚休		
奉祖			
无后			
壽祖	邦胄		
前持平繼			
子邦胄			
式祖	邦奎		
生子邦奎			
頤祖	邦忠		

生子三邦 邦著
冑邦忠邦
者
晦祖 邦義
生子邦義
文祖 邦甲
生子邦甲
敬集 志儉 昌休
生子二志 生子二昌英休
儉志欽 休英休

一	二	三
	志欽	熈休
	生子三熈	緝休
	休緝休領	領休
	休	
敬立	志敎	
生子四志	志翼	
敎志翼志	志安	
安志岳	志岳	
敬五	志鳴	
生子志鳴		

敬時　志仁　誕休

生子三志　生子誕休

仁志淵志　志淵

章　志章

敬徹　志浩

生子志浩

庶子志踐

敬躋

敬華　志運

生子二志　志雄

運志雄

敬大
志永

生子二志志

永志

敬緝
文在
安休
百煥

進士生子
進士生子
生子百煥

文在
二安休宜宜休

休

敬熈
文燦
定休
宗煥

生子三文
生子三定
生子二宗履煥

燦文赫文　休寬休東　煥履煥

五　休　寬休

東休

文赫　繼休

生子繼休

文五　宗休

生子宗休

敬宰　文禹

繼子文禹

敬進　文舜

生子二文	舜文禹	敬和	生子二文	八文喆	敬直	生子之述			敬源
		文八	文喆		之述	生子二宅	休聲休㢊聲休	子乃休	之徽
					宅休	生子胄煥			近休
					胄煥				

生子二之　生子近休

徽之聲

敬身　之聲

繼子之聲

儀祖　志文　招休

生子二志　生子招休

文志錫　志錫

出繼于族

叔父商楫

淳祖　邦熙

生子三邦 邦豐
熙邦豐邦 邦勉
勉
安祖 邦輝
生子邦輝
履祖 邦默
進士生子 邦樂
二邦默邦
樂
翰祖 邦範

生子邦範

贍祖

幸祖

二十世　二十一世　二十二世　二十三世

堯臣

堯民

堯欽

堯文

年譜

大明武宗皇帝正德五年（國朝中宗大王五年）庚午秋七月壬寅（十九日申時）先生生于長城縣大麥洞里第

先生始生形容端正氣宇宏厚考參奉公奇愛之

六年辛未（先生二歲）

或有疾病父母哺之藥則雖苦必吞

七年壬申（先生三歲）

背負於僮僕而行意所不欲往則必怒而呱焉及返必指示來路不由邪逕

八年癸酉（先生四歲）

行必正步雖在急遽中必納履乃出且能識字解文而人不能知其然也

九年甲戌 先生五歲

始受學

參奉公口授以周興嗣千字文先生瞠視不答公恚曰生子如此必是啞也門戶不振矣俄見先生以唾津指畫窻壁間皆千字文中字也公始奇之自是於所受書手不釋目不離或竟日忘食未嘗舉聲而讀又嘗與人聯句有宇宙洪荒大人居之句○嘗手持生葱自外皮次第劈破至其心而後

已參奉公以爲雜戲而呵之對曰欲觀其所以生生之理

十年乙亥 先生六歲

春有客呼先生賦詩以天字爲題先生請韻卽應聲對曰形圓至大又窮玄浩浩空空繞地邊覆幬中間容萬物杞人何爲恐頹連人皆驚異

十一年丙子 先生七歲

參奉公裒輯格言至論以授先生先生已知愛好勉慕不肯放過盖其導迪於發軔之初者如此云

十二年丁丑 先生八歲

與趙觀察元紀聯句

時趙公觀察湖南見先生而異之因與占聯趙公呼句曰信宿完山飽梨園之風景先生應聲曰滯留豐沛饜梅亭之月光趙公又曰兒郎詩筆杜白王右董先生應聲曰先生處事召吉延壽羣又有五百年之期已過天必待聖人之興數千載之河方清地應生命世之傑之句又製詩賦長篇句句驚人趙公欲試其器量令官妓抱往敎坊管絃轟豗服飾炫煌先生視之淡然略不動容又列書錢穀筆墨以示之曰從汝所欲先生即援筆書曰庸

童欲受陳玄管城子人皆嗟賞自是聲名藹蔚焉

十三年戊寅 先生九歲

時奇服齋遵下南鄉聞先生名致而見之大加稱賞曰眞奇童也當爲我 世子臣盖是時 仁廟誕降纔數歲聖質生知睿德夙著臣民咸仰異日堯舜之治故云因贈以內賜筆一枝先生知其意常葆藏以爲篋笥之珍焉

十四年己卯 先生十歲

往拜慕齋金先生受小學

先是慕齋觀察湖南聞先生名躳枉見之亟加稱

歎曰此吾小友也眞是三代上人物至是先生往

拜請受小學講問不懈

十五年庚辰先生十一歲

先生自受小學一意向學不汲汲於舉子業常喜

穆然凝坐不輕言語講誦到意會處輒欣然自得

或至達曙不寐

十六年辛巳先生十二歲

世宗皇帝嘉靖元年壬午先生十三歲

先生以爲不學詩無以立卽聖訓也遂取詩經沉

潛玩讀務極精熟如國風之類竝大小註讀至一千

遍筆法亦不甚肆力而嚴客敷潤眞草篆隸各臻其妙

二年癸未 先生十四歲

聘驪興尹氏縣監任衡之女

三年甲申 先生十五歲

子從龍生

四年乙酉 先生十六歲

五年丙戌 先生十七歲

六年丁亥 先生十八歲

往拜新齋崔公論學
崔公名山斗以篤學著聞是時先生年未及弱冠而於四書五經諸子史策無不沉潛講貫領會其宏綱大義而必謹守程朱成說不敢違異至於天文地理百家衆技之類亦皆旁通其說而無所滯礙然自視欿然務博求師友之益至是聞崔公名就而講學崔公深加嘆服每稱以秋水冰壺云

七年戊子 先生十九歲
是歲先生來京師時李容齋荇爲文衡七夕試士泮宮先生就試居魁而試券膾炙人口容齋頗疑

其假手於人俾居泮中出七題以試之先生皆立

就呈券詞致俱到容齋大加驚異其中鹽賦盈虛

賦並見文集

八年己丑 先生二十歲

九年庚寅 先生二十一歲

十年辛卯 先生二十二歲

中成均司馬試

十一年壬辰 先生二十三歲

遭祖考訓導公喪

十二年癸巳 先生二十四歲

遊泮宮與退溪李先生講學

時經己卯士禍士氣沮衂諱言道學而先生一見退溪深相契合源源講劘甚有麗澤之益未幾退溪還鄉先生以詩贈別有夫子嶺之秀李杜文章王趙筆之句

十三年甲午 先生二十五歲

十四年乙未 先生二十六歲

自京南歸

十五年丙申 先生二十七歲

夏遊泮宮

聞新齋崔公之訃

先生與崔公情契篤厚爲之加麻值其忌日必致

齋

十六年丁酉先生二十八歲

子從虎生

十七年戊戌先生二十九歲

夏四月爲文祭崔新齋

祭文見文集

十八年己亥先生三十歲

十九年庚子先生三十一歲

冬十月中别試文科丙科第四名分隷權知承文院副正字

二十年辛丑 先生三十二歲

夏四月 賜暇湖堂

先生與同選十二人修禊名之曰湖堂修禊錄

冬十月拜弘文館正字

二十一年壬寅 先生三十三歲

秋七月陞拜弘文館著作

二十二年癸卯 先生三十四歲

春聞慕齋金先生之訃

先生與慕齋契誼深厚爲之加麻忌日亦致齋有
挽詞見文集
夏四月陞拜弘文館博士兼 世子侍講院說書
祇受 春宮賜送親寫墨竹圖
時 仁廟毓德 春宮 中廟專委輔導之任於
先生 仁廟深知先生學問道德之懿誠心敬禮
召對頻仍先生亦以爲 潛龍之德度越千古異
日唐虞之治庶幾可期至誠導迪契遇日隆其在
直廬 春宮或賜躬臨從容問難良久而罷 春
宮素多藝未嘗表見於人獨於先生 賜手寫墨

竹一本以示意仍 命先生題詩於畫軸先生題
云根枝節葉盡精微石友精神在範圍始覺 聖
神侔造化一團天地不能違其後又 賜朱子大
全一帙

六月陞拜弘文館副修撰上劄言事因極論己卯諸
臣之寃

時 東宮有失火之變先生慨然上劄陳修省之
道略曰自古善治之主莫不以親賢才正士習爲
本蓋必親賢才可以專輔翼而攝敎化必正士習
可以明彝倫而厚風俗且如向來己卯之禍朝野

士林無不愍其冤枉然而至今不能開陳本心顯白非辜上以釋　殿下一念之疑下以灑諸臣九原之憤而一有端言正色之人則論者又輒斥以小學之徒士習不正職此之由願　殿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反躬而察之隨事以驗之硏幾於講學而致曲於操存深惟致灾之原痛自刻責惟曰惕厲要使本源澄淸表裏皆實無一毫私意以雜之則邪正不難卞是非有所定可以起已渝之士習振已解之紀綱敎化之陵夷風俗之頹敗有不足虞矣云云時去己卯二十餘年朝野猶忌諱畏

縮不敢言當時事先生獨慨然陳此劄辭極剴切

中廟雖未卽 賜允兪蓋自此深知諸臣之冤頗

示悔悟云

秋八月乞暇歸覲

先生少有經世志釋褐之時金安老斥退而金文

敬李文元諸賢稍稍彙征似有陽復之漸然戚里

相軋時事顧有可憂者先生獨常深念而明知之

遂以親年益高懇乞歸養而去退溪李先生以詩

送之

冬十二月 除玉果縣監仍帶春秋兼銜

先生以二親篤老乞養遂有是命

二十三年甲辰先生三十五歲

冬十一月聞 中宗大王昇遐

二十四年仁宗大王元年乙巳先生三十六歲

夏四月以製述官赴 召旋還任所

詔使張承憲來吊 國恤朝廷啓以先生爲製述官遂赴 召時 仁廟新卽位中外想望太平咸欲留先生輔導經幄而先生已不無神於知幾者矣不欲仍留間値 仁廟不安節先生請同參議藥院以非其職拒之至是以親病固請還任

秋七月聞　仁宗大王昇遐遂謝病歸家

先生聞　昇遐之報失聲號擗如不欲生殆發心疾隕絕乃甦遂謝病歸家屛棄人事不復爲仕進之計

二十五年明宗大王元年丙午先生三十七歲

夏六月著孝經刊誤跋

先生玉果時柳眉巖希春自京還鄉道經本邑賫示朱文公孝經刊誤一帙先生欣然親自摸寫至是敍其端而廣其義以授來學者○跋文見文集

○先生自歸家以後專心講學學徒聞風而至者

諄諄施敎必使先讀小學次讀大學一從朱文公成法其敎二子亦以小學至於十年之久而不易他書

秋七月入山哭　仁廟初朞

先生自乙巳以後每於夏秋交節廢書止客悒悒不樂未嘗步出門外至七月初一日　孝陵諱辰持酒入家南卯山中一飮一哭號慟竟夕而返終身如是未嘗或廢又嘗作有所思詩曰君年方向立我年欲三紀新歡未渠央一別如絃矢我心一不可轉世事東流水盛年失偕老目昏衰鬓齒泯泯

幾春秋至今猶未死柏舟在中河南山薇作止卻
美周王妃生離歌卷耳其悽惋激烈之情發於詞
句之間者如此云
二十六年丁未先生三十八歲
春拜成均館典籍不就
秋拜工曹正郎不就
作詩揭示門人
詩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眞潛心勿
向他歧惑慰此摧頹一病身先生盖以書契以來
羣聖立極而及其衰也無孔子則羣聖之道不傳

孔子以後羣賢繼統而及其晦也無朱子則孔子之道不明此孔朱二夫子之事業功烈所以巍炳乎天地之間而羣聖羣賢無得以尚之故發諸詞詩以啓後學先生識趣範圍此詩可見其槩云

作詩贈李至男

至男來學十年嘗欲學楚辭先生讀未竟忽悲憤不自勝贈詩曰蘭猗玉粟稱家庭竹外窮簷講楚經馳騁不須風雅末周詩三百儘和平盖先生自乙巳以後平居鬱悒如窮人無歸其發於吟諷之間者多類此云

二十七年戊申先生三十九歲

寓居淳昌鮎巖村

鮎巖之上創立草堂扁以訓蒙日與諸生講學遊息悠然有出塵之想焉○嘗夜諸生趙希文梁子澂折取梅枝侍飲先生子澂曰先生於一草一木無不窮格而吟咏之無乃玩物耶希文曰爾非知先生者卽口占曰玩物非天性銜盃只寄懷先生曰趙郞知我乎因續聯曰梅花燈下飲如醉又如俳先生寓情於詩酒非眞玩物其微意可見云

二十八年己酉先生四十歲

春二月著大學講義跋

先生嘗於朱子大全中得大學講義以爲辭義明白條理通暢進講 經筵可以感發人主之意遂表而出之著跋文其下○跋文見文集

夏拜成均館典籍不就

秋拜成均館典籍不就

冬十月丁參奉公憂

先生哀毀切至羸憊難保而終事必皆躬親務盡情禮十二月葬于家西願堂洞

二十九年庚戌先生四十一歲

先生嘗於墓舍所居之室以湛齋扁額仍以自號未詳年條故姑附于此

三十年辛亥 先生四十二歲

丁趙夫人憂

哀戚情文一如前喪九月祔葬于參奉公墓左

三十一年壬子 先生四十三歲

三十二年癸丑 先生四十四歲

秋九月拜弘文館校理應 召登途上箋辭病而歸

上箋後 上敎曰箋辭至爲懇切朕誰無宿疾事君大義亦不可恝調理上來先生又極陳疾病艱

苦之狀終不膺　命○箋文見文集

三十三年甲寅先生四十五歲

秋九月拜成均館直講上箋力辭

上有旨纚綣申以辭病不來乎甚缺然之意○箋文逸

冬十月承題給食物之　命上箋辭之

時　上特命本道題給食物先生上箋辭之又承

安心調理從徐拜命之　旨○箋文見文集

三十四年乙卯先生四十六歲

三十五年丙辰先生四十七歲

次徐花潭敬德讀周易詩

時花潭以心學爲一時所宗嘗有讀周易詩曰坎離藏用有形先到得流行道始傳羲畫略摸眞底象周經且說影中天硏從物上方知化搜自源頭始破玄書不盡言言外意仲尼非獨絕韋編先生見其詩曰聖人之言卽天地之道也不可謂之影遂次其韻曰渾肰全體有生先大化流行物共傳羲畫推移明變化周經剖析驗人天工夫盡處方知妙體認深時更覺玄立象繫辭言意盡憶曾將聖絕韋編又有一詩曰次第工夫有後先孔門曾

說孰先傳眞知不外常行地下學無非上達天未信聖人言的的飜愁學者惑玄玄本源徑造精微處末弊其如廢簡編蓋花潭之啓導學者有不屑下學頓悟捷徑之處故先生深憂之乃步其韻以訂之

三十六年丁巳先生四十八歲

著周易觀象篇西銘事天圖

先生於太極圖說西銘等書積累玩索讀至千遍至是著篇建圖又書示學者曰濂溪之圖說道理精微文簡意足張子之銘規模廣濶不泛不漏若

天資大段高明則先從太極上用工不肰則且理會西銘以及乎太極太極德性之本領西銘學問之綱紀要之終不可偏廢云云圖與說見逸不傳于世

三十七年戊午 先生四十九歲

冬與奇高峰大升講論太極圖說

時高峰歷訪李一齋恒講論太極圖說一齋以太極陰陽爲一物高峰非之終日卞難不能歸一至是高峰來拜先生以卞難得失奉質先生以高峰爲得竟日講論而罷

三十八年己未（先生五十歲）

與李一齋書論太極陰陽一物之非

一齋抵書高峰論太極陰陽一物之意送於先生要傳於高峰先生見其書仍與一齋小柬其略曰遺奇君之柬不敢議爲蓋理氣混合盈天地之間者無不自其中出而無不各具不可謂太極之離乎陰陽也然道器之分不能無界限則太極陰陽恐不可謂一物也朱子曰太極之乘陰陽如人之乘馬則決不可以人爲馬也云云

冬與奇高峰講論四端七情之說

時高峰退處于鄉每詣先生討論義理而究疑退溪四端七情理氣互發之說來質于先生先生爲之剖析論辨極其通透精密高峯所得於先生者如此故及先生歿後高峯與退溪講論四七互發之非多述先生之意以下之殆數萬言世所傳退高四七往復書是也

論羅整庵人心道心說

羅整庵名欽順其所著困知記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曰微至變之用不可測故曰危盧蘇齋守愼力主其說以爲道心寂然不

動人心感而遂通云云先生深非之曰聖人所謂人心道心蓋皆指動處而言云云先生歿後退溪高峰皆宗先生之說力攻盧說而先生全論逸而不傳

三十九年庚申先生五十一歲

春正月庚午十六日易簀于正寢

前三日戊辰先生氣不平進藥物謂家人曰來日上元敬備牲酒令子女行奠于祠堂已已先生扶病夙興整冠危坐以候祭祀之頃因命吾死後勿書乙巳以後官爵翌日庚午疾革正席翛然而歿

○先生童時朴訥齋祥嘗見之謂人曰自古奇童無令終者惟此人當令終也其言果驗云

三月癸酉葬于長城縣大麥洞願堂山子坐午向原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三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四目錄

年譜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四

年譜

四十三年甲子

玉果章甫建詠歸亭祠

諸生不忘遺愛刱建是祠

穆宗皇帝隆慶四年宣祖大王三年庚午

淳昌章甫建華山祠

華山先生杖屨之所也

神宗皇帝萬曆十八年庚寅

建書院于長城之歧山

門人卞成溫等刱建

毅宗皇帝崇禎甲申後十五年（孝宗大王九年）戊戌

全羅道儒生上疏請書院賜額蒙 允

十九年（顯宗大王三年）壬寅

宣額筆巖書院遣官 賜祭

二十五年戊申

春特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

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五

衛都摠府都摠管 世子左賓客

筵臣李端夏陳疏請加褒 贈遂有是 命

二十六年己酉

秋 贈諡文靖

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

二十九年壬子

神道碑銘成

尤庵宋文正公時烈撰

三十二年肅宗大王元年乙卯

墓表成

文谷金文忠公壽恒撰

一百二十八年英宗大王四十七年辛卯

全羅道儒生梁學淵等疏請從享先生于文廟未徹

一百三十四年 正宗大王元年 丁酉

墓誌銘成

本庵金鍾厚撰

一百四十三年丙午

春三月 上遣官 賜祭

時 上展拜 禧陵 孝陵 下敎曰故儒臣金

麟厚契遇可謂曠絶千古 本陵展謁後豈可無

示意之擧令該曹卜日致祭

秋八月八道儒生朴盈源等疏請從享文廟未蒙

疏曰伏以臣等竊念吾道在東人文丕興上下數百載之間眞儒輩出以闡繼開之業以贊昭明之治其功大則報之也崇其德盛則尊之也至腏食兩廡前後相望斯文由是而益光治道由是而益彰第惟禮典旣重難並行於一時顯晦有數亦或待於來後有若先正臣文靖公金麟厚以一代儒宗百世師表尚闕躋享之儀久而愈鬱此誠 聖朝之欠事臣等具以謏見末學其於大賢閫域顧何能蠡測斑窺而若乃得於前人之論撰者有之

請舉其梗槩而仰陳焉麟厚以淸明溫粹之資稟有超邁灑落之氣像自在幼少言語簡寡步履整正不經心於外物已默觀於生理咏天體之句狀明德之作皆在就傅以前而能自見得大意人或謂近於顏子之明睿此則天賦之絕異也早歲志學晩益進修以小學大學爲始終條理終身服習如誦己言又致力於語孟詩易以至圖說之義理精蘊西銘之規模廣大亦嘗玩索不已曰學者不可偏廢也知已及之而心若不足擇已精矣而思之益勤此則學問之純篤也以言乎造詣則敬以

持守義以裁度體之心而反之身德日進而業日廣表裏無間動靜如一卓乎其大中至正之規矣我朝諸儒率皆專心於明理之學雖於精微處尚或有未盡闡發者而麟厚默契道妙洞見大原有以太極陰陽爲一物人心道心爲體用者則一言剖破明白的確文憲公臣奇大升嘗於四端七情之辨多所質疑得其印證後文純公臣李滉往復論難殆數萬言而要皆本之於就正之旨者也李滉亦嘗見其道學文字深敬識解之精密平日立論大致不惑於新奇不亂於繳繞平正易知顚撲

不破而亦不自以爲知一皆折衷於朱子盖自陽明之徒起而江西一派復浸淫乎中國以是偏邦之士雖學朱子之道而鮮能知之其如日中天麟厚惟尊信之謂當直接孔孟之統嘗有詩云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眞節此而識趣之度越可見而其羽翼斯道之功爲如何哉又明於節文儀則修正家禮之闕文疑義而考據無不精當文元公臣金長生多取其書以證禮書焉以言乎其出處則自 仁廟毓德 春宮之日侍講院久恩遇甚隆直廬之躬臨問難墨竹之手寫宣賜可

知同德相與之盛文正公臣趙光祖諸賢之寃人
莫敢言而麟厚在館職獨上劄開陳辭意剴切
中廟頗示悔悟　仁廟初載首下伸雪之命人以
爲當日一言盖發其機焉方朝廷倚重而乞養出
外已固斂退之意及　仁廟昇遐而杜門謝事獨
切悲慕之情焉嗚呼五百聖作名儒應時而不幸
生民無祿未得終致明良康哉之休此則遺恨千
古而朕士大夫進退辭受實有關於風俗盛衰者
而麟厚能燭微見機沉晦遯跡以歿其身顧其明
知達識淸風大節未可以一行稱述而湲造厚積

之發實根於道學之正矣至若治家則正倫理而篤恩義敎人則該知行而一內外爲詩亦粹然無雜一出於正皆所以理性情而涵道德貞仁義者之言也見其威儀也儼然而可敬接其辭氣也溫乎其可樂襟懷坦蕩而有壁立鳳翔之操心地嚴密而兼浴沂庭草之趣殆庶乎中和之不倚不流焉是以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少事文敬公臣金安國安國呼以少友追見其晩節每稱三代人物文成公臣李珥亦稱其出處之正海東無與倫比至以淸水芙蓉光風霽月爲喩文正公臣宋時

烈允加景慕於所撰大碑文字有曰國朝人物道學節義文章忒有品差兼有而不偏者無幾矣天佑我東鍾出河西金先生則殆庶幾焉河西卽麟厚之號也末又舉道學博聞之文以示斯名之稱情千載之下孰得以改評哉噫世無古今人無賢愚而莫不仰之如山斗凡於杖屨之所及亦皆俎豆而尸祝之粤在　顯廟朝特命宣額於筆巖尚賢之舉非不盛矣而若乃儒林宗仰之心則猶有歉於崇報之未盡也今臣等所陳盖述先賢之定論而非出後生之私見是當俟百世而不惑從祀

之典舍斯其誰而只緣年代稍遠自致因循近世以來章甫之封章擬請亦旣屢遭而輒值事會一未登徹向臣所謂顯晦有數者於此亦可見矣恭惟我 殿下嗣服之後政令施措動合天則而尤於崇儒重道益致 聖意凡係 列朝未遑之事多有修舉則一世公議之積屈而得伸顧不在於今時也耶伏願 聖明俯詢蕘之盛軫崇德之報特 命有司亟舉先正臣金麟厚躋配文廟之禮以盡昭代之美規以副多士之顒望則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批曰文靖之造詣予嘗所尊慕肰從

享大典禮也幾百年未遑之舉今豈可輕議乎爾等退修學業

一百五十三年丙辰

夏方外儒生金櫟淳等疏請從享文廟

自辛卯梁學淵等疏後公議愈鬱八道京外章甫相繼陳疏請從享者至於六七而未蒙 允是年夏八道儒生李明彩等疏請趙文烈憲金文敬集從祀文廟 批旨中有曰粤若先正文靖金麟厚洞見義理之大原獨得其宗其危忠姱節之往往發之風騷不足以爲多古人論國朝人物道學節

義文章忒有品差兼有而不偏先生庶幾云者子亦云然今爾等章甫之疏凢三徹而不以文靖弁焉何異於有子之似聖人而不與十哲同享爾等退與林樊隱德之士講而明之至是金懋淳等又疏請從享先生　批曰先正文靖之直尋正脉倡始羣賢雖以文純之眞積踐履亦未免就質而決疑文純所謂道學無倫此云者誠格言爾等之請從祀聖廡之事夫孰曰不可而不書謹悉今始得以呈徹不知者必以爾等爲辦此於日前疏批之後太學未妥本事至重爾等退修學業

秋七月八道儒生蔡弘臣等疏請從享先生及趙文烈金文敬于文廟

批曰從享文廟如金文靖之道學文章節義器局而不與焉則於斯文何於公議何至於趙文烈非不偉肰有難遽議又若金文敬並侑之無稽前批說之備盡爾等退修學業

八月京外儒生李奎南等疏請從享先生及趙文烈于文廟

疏曰伏以古之聖王所以範圍天地之大陶鎔世道之化者不過曰得賢共理而已得賢之道非他

也使賢者生而尊信之沒而崇報之已矣賢者之實試撮其大而論之丕惟曰道德文章也節義事功也夫所謂崇報之典豈在從祀聖廟而至矣竊稽聖廡從祀之一百有九賢者生爲明主之所尊信沒爲聖世之所崇報功在生民澤流後世而有是道傳是學輝映焜燿動盪雄偉與一百有九賢者匹美齊光旣被尊信之禮於 明主未盡崇報之恩於 聖世者有其人臣等向所請從祀之文靖公臣金麟厚文烈公臣趙憲文敬公臣金集三先正特其最著者耳 公議之發蓋將前後百年臣

等不揆僭率猥煩仰請者非臣等後生蒙學所敢
道卽先輩長碩已定之論也議久愈鬱事若待今
恭惟我 殿下經天緯地之姿內聖外王之學洞
見道體之要濬究性理之源以勛華之聖臨君師
之位工由緝熙運啓文明其於三先正高明純正
篤實的確天秩民彝燦肰該備之造詣濬淺必有
默契獨悟者臣等於請 籲之初竊自相慶曰從
祀重典在昔難愼肰以我 殿下好賢尙德之誠
不待臣等之畢說卽施曠禮於一百九賢道德文
章節義事功之列矣一疏再疏至上四五疏 天

聽邈然尚靳許可臣等抑鬱之極繼以慚忸誠以
大同之公論未伸藐末之悃誠未格耳噫以三先
正識天紀人之工地負海涵之文其義則炳日星
而貫金石其功則溯伊洛而啓關鍵一誠終始萬
理包括眞可謂極高明而盡廣大也嗚呼達道有
五君親爲大山中七月之哭家間五止之詠尚令
志士仁人悽惋忼慨有不盡底悲慕矣至若金集
尤有大焉以文成爲師文元爲父以二宋文正爲
弟淵源繼開歷數千古罕與其倫則腏食夫子之
廟便是靑氊之業夫孰曰不可而父子並侑於典

無稽者其在重事體愼禮節之道向敎　聖批又有儒賢之往復夫立法制禮莫如周公孔子而自周漢迄宋明式至今休四千餘年父子皆賢亦豈無人而一未有行之者此誠至難愼而極審重處也且以父子並侑爲鄭重之端則於士林雖不無欿嗟欠缺之心而於文敬益有光焉此不必輕重於享與不享之間矣伏願　殿下博詢於在朝之搢紳在野之儒賢俾莫重典禮務歸至當而文靖文烈兩先生從祀之請亟　允輿望斯文幸甚

批曰爾等以文敬父子並侑之爲鄭重益有光於

文敬云云而又引儒賢之往復書札以證之士林之
公論可見不謀而沕然予亦無一辭矣文靖文烈
從祀之請豈欲軒輕於兩賢而入我朝以後首闡
性理始見大原天地中間只知有仲尼紫陽二人
卽文靖一人而已雖使五賢以下從祀諸儒在今
世皆必讓與於文靖欲擧追配之典斷當單擧文
靖然後有功於斯文嘉惠於後學宏功大惠隱而
未章者庶能酬其萬一惟予寤寐俔焉一念孳孳
在於修道之爲敎一句豈可以否德或忽於當仁
不讓師之義乎大抵師之所在道之所存爾等若

以予言爲不離於道夏訪草野韞德之士將此批
旨與之細叩潛繹以求其單舉文靖莫涉於不僭
不汰之方也
九月館學儒生沈來永等疏請從享先生于文廟
疏曰伏以惟皇降衷命之以性惟皇立極率以修
之肰而道之在天下惟天之常運乎上而惟其托
於人者有消息故其行於世者不能無明晦此謂
在下之賢者而言也若夫　聖人御世萬物咸覩
磨礱陶鑄於風鼓雨潤之中則上天之載雖無聲
臭之可尋日用飲食莫非斯道之流行矣是故雖

以夫子之聖亦惟曰祖述堯舜而已矣憲章文武而已矣今臣等之仰戴我 殿下仰信我 殿下者卽堯舜文武之道而君師之責以 殿下撝謙之德亦有所不可辭也臣等伏讀八月八日所下京外儒生疏 批聚首激仰竊自幸其生覩唐虞三代之後而復見唐虞三代之盛也嗚呼先正臣金麟厚造詣淺深臣等前疏之論猶是糟粕之萬一而我 殿下批旨中二百五十有餘言字字眞切句句精微先正諸儒之所未及發揮而 殿下發揮之公私典籍之所未及闡明而 殿下闡明

之其曰首闡性理始見大原卽道器危微之說也其曰天地中間知有二人卽識趨氣像之眞也其曰有功斯文嘉惠後學卽內外交修之旨理欲差毫之辨也抑臣等尤有感發興起不能已者其曰宏功大惠隱而未章者惟　殿下自得之惟　殿下心會之聽此　批而無興起之心者不幾秉彝之泯乎　批下之後奉朝賀臣金鍾秀貽書右議政臣尹蓍東又有大司成臣尹得孚抵祭酒臣宋爔箕書一則以篤信　聖人之心欲闡斯文一統之義一則以不息不明之憂擬杜洪水猛獸之禍

誠亦至矣情亦苦矣洪惟我 殿下粤自冲齡受
孝經之日于今四十餘年不觀非聖之書克篤居
敬之工取諸左右而逢其源沛若江河而莫之禦
公私義利之分罔忽絲毫王霸汚隆之機必審誠
僞蘊之爲涵養本源之妙發之爲彌綸天地之大
盛德神功非有管蠡之所窺測而試以霜雪雨露
之敎驗之政令施措之間則明天理正人心郎
殿下一副當宏綱大目而起曠感於文靖牖羣蒙
於明旨者有以仰 聖學中一事也兩大臣之問
答一儒賢之往復一辭欽頌八方拭目凡今冠儒

服儒之列孰不拱手跛足以俟縟儀之成而幺麼
怔鬼輩內畜傾邪之志外倡迎合之說容易鼓吻
欲眩人聽噎噫此何爲也十數年來人心世道之
陷溺淆亂前後司直之章登於公車今此泮長之
書及於林樊辭而闢之之功溢有望於儒賢一言
之重而一種溪邪之論若不洞陳於　明主之下
則　殿下亦何以盡燭其情狀也盖其宵小奸險
之類只知讒諂面諛之習以窺覘爲伎倆視善流
如仇敵晝營夜度惟在欺蔽之術背陽面陰潛肆
怨懟之言打成一片謂莫誰何及夫照魔之天鑑

高揭譬如失藪之魑魅靡托頭出頭沒計極無聊遂以斯文之大議謂之　上意之迎合小人背正之論從古何限而以將順爲迎合臣等寡陋實未之前聞也唐虞三代師道在上禮樂征誤自天子出厦氈都兪皆可歸之迎合而必二三其說反馳義理然後爲合於直道也其亦無倫之甚還不足多卞也嗚呼先之以小學次之以大學以太極爲德性之本領以西銘爲問學之綱紀先正之教人也以天地生民爲心而吾道興衰爲任先正之自處也一內外顯微而本之於誠貫動靜知行而主

之以敬先正之自修也至其淸風大節聳動震耀使之頑廉而懦立先正之出處也而所謂百世之師云者卽先賢已定之論也嗚呼以先正道德之大出處之正斯文之功後學之惠何報不宜何典不可而寥寥百餘年先正始一闡之今遇我 殿下益闡其所未聞使其軒天地動日月之道德光輝一朝呈露大東衣冠皆知淵源之所自來而儻非高出百王之 聖學又豈有單擧表章之明諭也此奉朝賀所以披腔血明 聖志所引當今士林領袖非 主上何之說眞格言師道在下斯文

之不幸君事於吾　君師事於吾　君樂孰大焉而甘心背馳顯欲角勝縱其惡於擠陷獨不念背於君師者之禽獸之歸乎臣等識淺辭拙固知言之未必多不言之不爲少而向臣等所謂道之托於人者灼知其在於　殿下而斯道之明晦此其關棙也恐盛禮之或稽痛邪說之肆行玆敢齋沐而陳之伏願　殿下亟降明旨特擧先正臣金麟厚文廟從享之典以衛正學以折姦萌世道幸甚斯文幸甚　批曰京外冠章甫衣縫掖之士請以文靖從祀聖廟者久矣前所持愼有意在耳近所

欣聽亦有意在耳大抵數件大義中一事云者爾
等疏語可謂略而盡孰謂爾等踈逖能獲予心感
歎感歎貺莫重之禮有難一疏輕許爾等退而益
勉學業

館學儒生李光憲等疏請從享文廟
疏曰伏以臣等日昨以文靖公臣金麟厚從祀文
廟之請博採輿情合辭陳章而誠薄言短實不足
以闡麟厚倡正學之功贊 聖上修師道之化聚
首惶愧攢手顒俟及伏承 聖批下者一札十行
反復溫諄宰制乎義理之精審察乎典禮之重殆

若面命而耳提燭昏以牖迷臣等雙擎九頓激哉隕越固當退待成　命不宜更事煩瀆而第伏念尊大賢盛節也躋聖廡大禮也以盛節而擧大禮以之而靖世道而正士習即是今日之一大機也臣等遂不得不不避僭踰之罪更以曠典之不可不亟擧師教之不可不亟明世道士習之不可不丕變丕回者玆又仰塵於　黈纊之下惟　聖明少垂察焉嗚呼金麟厚之道學文章事功節義我殿下旣已洞見其大原而發前人之所未發者臣等固無容妄加蠡測復陳蕪說而惟恐時代寖遠

民志易晦乃敢以得之於方策者復陳其一二焉
麟厚天分絶高見解獨造不資師承默契道體尋
孔朱相傳之統振羅麗旣墜之文一內外顯微而
其本則誠也貫動靜知行而所主者敬也而至於
道器上下之辨則會其極而析造化之妙理氣四
七之說則折其衷而洞性命之本以精密積厚之
功臻廣大高明之域而英華粹盎表裏灑落天肰
有沂水庭翠底氣像者麟厚之道學也多積博發
著以爲文範圍于魯論規模于曾傳以尚書灝噩
之體法鄒聖發越之音而究意乎考亭鼓潤乎濂

溪造詣之深發前聖之蘊措辭之妙盡事物之情精義著見一經一緯而其於詩根於風雅參以騷選樂而不淫憂而不傷理性靈而涵道德有可以升歌郊廟感諧神人者麟厚之文章也天地中間知有紫陽尊正學於旣晦則必信紫陽尋遺緖於將墜則必主紫陽上接乎孔夫子正脉使斯文大一統之義復明於吾東雖末學後生亦能知誦法紫陽標準紫陽千古相承之心法學術不復爲天下裂者實是麟厚之力雖其利澤不究于當世而繼往開來之功果不在紫陽下者麟厚之事功也

察盈虛消長之理明樂行憂違之誠知幾其神遯世無悶山中竟夕之哭隱痛采薇篇上寄意之詞苦心靡悔貞不見跡微能全節終能爲乙巳之完人 孝陵之純臣先正臣宋時烈所謂以一心而函三才造化之玅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重者麟厚之節義也噫今以麟厚之賢追配夫子之廟者公議有在百世宜徵而職以麟厚生而隱德韜光沒而世遠言湮士少闡揚之功而人無擩著之論于以因循式至于今不免爲二百年不遑之典矣洪惟我 殿下以堯舜文武之聖有堯舜文武

之位君臨八域師表萬世攬君綱則辨淑慝於袞
鉞之下行師教則視寰宇於函丈之間言而爲天
下法行而爲天下則接統于洙泗集成于伊洛事
有關於吾道斯文則剖析蘊奧提撕愚蒙囿一世
而薰德沐化矣及夫三先正並躋之請先擧麟厚
仍特頒恩言牖誨丁寧乃今日君事我 殿下師
事我 殿下者擧若拔蒙而醒夢披雲而覩天孰
不仰 大聖人大中至正之見出尋常萬萬也臣
等雖甚愚騃自承是教信之如四時奉之若蓍龜
盛禮之擧指日爲期而顒俟有日成 命尚遲昨

又叫閽 兪音未下嗚呼麟厚之賢臣等之所不能盡知而 殿下已知之單舉之議臣等之所未及先發而 殿下已發而獨於腏祀之禮則尚此未舉臣等之佪徨悶鬱固不可勝言而况今靖世道正士習實不可一日少忽而其所以靖之正之者亶在此腏祀一舉何者噫今之士大夫之名義風節掃地久矣頽敗無餘喧逐成習以至於邪說恣行殆莫之遏焉我 殿下單舉文靖之教闡發精微斟酌典禮可謂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而乃有一種背馳之議橫生於冠儒服儒之列

至以將順之義歸之迎合之科必欲角勝而沮敗
而後已嗚呼世道之陷溺士習之乖誤至於此極
有識之憂慮庸有其已在今闡廓彈壓之道尤不
宜少或虛徐此臣等所云亟舉大禮爲矯世救俗
之一大機也伏願　殿下特命攸司遄舉文靖公
臣金麟厚從祀文廟之典使邪說自熄正論大行
上以明　聖上之盛德下以正斯文之大統不勝
幸甚　批曰重愼之意前批及之爾等退修學業

館學儒生洪準源等疏請從享文廟蒙　允

疏曰伏以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夫人以藐然之身

能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以其有仁義之性也故
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仁主乎父子義主乎君
臣是爲三綱五常之本民彝物則之經而率是性
者謂之道脩是道者謂之敎朕其所謂敎者必出
於君師而禮樂刑政所以弼其敎則譬如四時之
行其有風雷雨露以宣造化之用而其機則實綂
于天也是則黃帝堯舜三王之聖皆以此道繼天
立極爲君爲師以垂敎於天下萬世而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三綱以立五常以敘其爲敎也不貳不
參揆諸道而有大一統之義大哉斯道也洪惟

聖上聰明有臨精一執中深究天人之妙洞覽性命之原闡微六經擴前聖之未發折衷羣言集諸儒而大成直接洙泗之統大開洛閩之源自三代以後師道之在上幸親見於今日凡於崇奬眞儒扶衛正學恒惓惓而致意焉其所以稱量於學問德業之際裁制於儀文典禮之間者皆有自然之權度金秤玉尺毫分不差錙銖莫爽而適者 聖心有所曠感於先正臣文靖公金麟厚者夫麟厚所覺之道卽 殿下所行之道也 殿下以黃帝堯舜三王之道存諸心而行于家國將與天地合

其德輝暎乎兩曜動盪乎萬物以歸極于三才一原之中而麟厚所知而所講者不越乎是道則所以濬有契於 聖心而君臣盛際昭融無間於數百載之間者也嗚呼文靖之道學節義文章三者兼該而不偏精造而實踐則先正諸儒之論述備矣尊慕極矣臣等兩䟽歷舉而洞陳亦無以加乎奉朝賀臣金鍾秀書中所引先正臣宋時烈所撰碑文之語矣至若清水芙蓉光風霽月出處之正經學之精各就其一端而反隅于全體妙用者耳臣等又何煩於 黈纊之前哉總而論之曰道之

在下自孔夫子始焉歷顏曾而在思孟得乎思孟而爲周程學周程而紫陽朱子統其道於有宋之天下則自陸王之學失其正而道遂在乎我東矣在我東而大闡斯文克紹其統者無不崇報而尊祀緩食于文廟之廡則惟彼麟厚之獨見大義直尋正脉濬造厚積以臻乎精密正大之域以一心而函三才造化之玅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重於是乎父子君臣各得其貞天秩民彝炳如日星之德之功而蔚爲百世之師者可不躋享于文廡諸賢之列乎以我 殿下之聖學知之久矣感之

深矣夫奚待乎後生末學之一疏再疏陳籲不己而猶靳一兪何歟臣等徊徨踧踖誠不敢知 聖意之所在嗚呼 聖人旣作師道乃明而獨無奈俗論方熱而莫拔也人心己痼而難醫也駸駸肰背馳大道角戰公議甘自歸於小人陰邪之徒風霆鼓潤而物有不勝鳶魚作成而人有不化臣等未聞天下有是理也今 殿下以仁義爲君臣父子之則以禮樂爲風霆鳶魚之用道之齊之鼓之舞之而行是敎於一代之上則其事莫先乎開聖廡而議大儒之俎豆以彰正論以抑邪說揭 絲

綸之磊落廓宇宙於淸明者是也臣等雖極顓蒙
尚欲尊　聖德於三古明　聖志於千載而薰餘
化於崇德象賢之辰矣嗚呼闡歷代未講之義理
刋一部不爛之春秋而　默許旣往之一儒賢於
泮宮腏享之列者亦在此數件大義之中則臣等
所以尊　聖德而明　聖志者寧有大於是者乎
世道人心消長轉移之機寧又有急於是者乎伏
願　殿下亟命攸司特擧先正臣文靖公金麟厚
從祀文廟之典以衛正道定斯文之大統以扶大
義昭凡民之有倫焉　批曰先正文靖卽我東之

周子也兩程張朱先侑聖廟而使周子獨漏於從祀之列在兩程張朱之心安乎否乎爾等今日之請卽趙文正李文純李文成宋文正之心也允諸之姑徐至今意在重其禮愼其事而已疏旣三上更何持難爾等所請先正文靖公金麟厚配食文宣王廟庭許施令禮官取考典禮卜日擧行

命加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又 命不祧

冬十月改 賜謚文正

道德博聞曰文以正服人曰正

十一月 上遣官 賜祭

是月己酉陞配文廟

一百五十九年今二年 上壬戌

夏五月重刊文集成

先是隆慶戊辰鋟刊文集 肅宗丙寅重刊及

正宗丙辰陞配文廟後 上於筵中有重刊遺集

之敎至是役成

河西金先生年譜草本始成於先生後承而爲

一家巾衍之藏矣曩在 正廟丙辰因章甫疏

請 上特命躋享先生于文廟繼有改刊遺集

之 命逮 當宁壬戌中外衿紳合謀經始刋役而亟取譜草將並付剞劂氏以其綱條義例頗涉繁冗諸公屬不佞更加修潤不佞辭不獲謹就草本隱栝編輯如右大抵今距先生二百有餘歲則其言議事蹟固已有邈焉難徵之歎矣況後承中替文獻不足其屢屢於傳誦記述之餘者只此而已則豈不深可惜哉肤四七理氣乃義理之精微而高峯之論實祖先生之說則先生造道之實可見於此矣出處行藏乃聖賢之大用而先生於甲乙之間蓋有知幾之神

則其精義之用亦可驗於是矣古語曰一羽可以觀鳳況此係先生造道精義之大端者乎雖於是而未覩其全體可也余於此重有感焉先生學問道德之懿其初盖隱而不顯至尤齋宋先生稱述墓道然後乃克表闡而顯明之逮至近世章甫發諸賢腏享之論而乃不及先生則惟我 正廟特提先生事以啓其端終至公議齊叶而大典克擧顯晦之有時固理之常而苟非我 正廟聖學度越今古其崇報之稱情曷能以及此哉 君臣曠世之遇嗚呼其盛矣哉後

之尚論者惟以其造道精義之大端而參究乎
顯晦之跡則其於觀先生也殆庶矣乎抑又念
天地二人之詩是程子所謂千古無人敢如此
道者也先生之識趣造詣此詩可見舍是而知
先生者抑末矣此又後學之所當知也壬戌月
日後學月城金日柱敬跋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四終



集西河

八